

序章 南来一奇僧

——石涛在扬州

一、金枝玉叶的和尚

石涛来到扬州，约在半百之年，那一年是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，那时候，他已是名满南北的画僧。

关于他的身世，“西来君莫问，托迹住人寰”，和尚守口如瓶，他的密友也劝人不必打听。当时人只知道他叫“苦瓜和尚”。何谓“苦瓜”？懂得一点佛教皮毛的人，都知道茫茫人世，不外苦集之场，佛家认为，人的一张脸，眉毛是草字头，眼鼻合成一个十字，嘴是一张口，人脸合成一个“苦”字。“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”，人的一生，就是在苦难中煎熬。和尚自称苦瓜，大概是为了潜心修持，以期脱离苦海，到达涅槃之彼岸吧。士民这样理解，官府也这样理解，觉得这和尚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。但是，也有少数几位，即知道和尚底细的，在“苦瓜”两个字的背后，看到了和尚内心隐处的深沉的痛苦，知道和尚的命名实在是大有深意。

他的身世，直到晚年，才透露一点消息。他给另一位画僧八大山人写过一首诗。这首诗写的是八大，也是写的他自己：

金枝玉叶老遗民，笔研精良迥出尘。

兴到写花如戏彩，眼空兜率是前身。

为什么说，这首诗双关呢？因为八大和石涛有若干相同之处。都是前朝的遗民，都出身于朱明皇族，都是出家当了和尚，都是当日著名的画僧。还有一点相同的，两人都以苦为号：八大原名朱耷，所以称“八大山人”者，因为“八大”的签名极象一个“苦”字，至于石涛自号苦瓜和尚，就显得更加直截了当了。知道他的出身，就容易明白亡国毁家的和尚当日内心埋藏着的痛苦。

石涛出生在桂林靖江王府。第一代靖江王是朱元璋的重孙，关系很亲。石涛的父亲朱亨嘉属“亨”字辈，是世袭的第十一代桂藩；石涛属“若”字辈，叫朱若极。假设明祚能够延长一个世纪，那么石涛便有可能成为第十二代靖江王的。可是，历史不容假设，和尚生不逢辰，还在幼童时，就国破君亡。①清军入关，号召明藩“识时知命，削号来归”，石涛的父王无重兵在手，却蓦然自称监国，惹来了麻烦。结果，不等清军入桂，实力略强的同宗唐王很轻易地囚杀了他。这样一来，石涛这位“胜国天潢”，在幼稚蒙昧状态，就成了逆臣子嗣，不管按照明律，还是按照清律，都有了应当服诛的大罪。于是，一颗又嫩又小的“甜瓜”，转眼之间成了“苦瓜”。

唐王的军队入宫搜捕逆臣亲族的时候，据说是在深夜。该囚的囚了，该劫的劫了，该杀的杀了，独独不见了小王爷。一个未知世事的娃娃能躲到那里去呢？点着火把的将士四处寻找，最后才发现独秀峰的刘海洞内有孩子说话的声音。将士蜂拥至岩洞前，想夺头功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洞内跳出一只蟾蜍，从众人头上越过，窜进了洞外的月牙池。眼尖的发现，蟾蜍背上，正驮着一个孩子。搜捕的将军大怒，命令把月牙池的池水戽干，把蟾蜍和孩子一起缉拿归案。将士们设法戽水，可池水边戽边涨，三日以后，水深如故。左右说，这是神泉。还有的发现，洞内壁上“刘海戏金蟾”的石刻上，那只蟾蜍已不知去向。

石刻是第八代靖江王朱邦苾主持制作的。这回是祖宗显灵，演出了一幕神蟾救主的故事。据说，大约半年以后，壁上又有蟾蜍的图象，大概是神蟾已把小王爷转移到安全地带，复归神位了吧。

不管人们是否相信，后来去太平岩看洞壁刘海戏蟾的，终年络绎不绝。人们特别注意的，便是这只金蟾。后来又有人说，当时救出小王爷的，是位内官，不是蛤蟆。不管是谁，反正朱若极被救了。被救出的朱若极，后来又有人说，当时流落在桂林北边湘水一带。后来

石涛作画，常常署名清湘老人、清湘陈人、清湘遗人，或者叫湘源济山僧，都是这一段经历的符号。石涛年幼时的遭遇，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《哀王孙》。“腰下宝玦走珊瑚，可怜王孙泣路隅。问之不肯通姓名，但道困苦乞为奴。”石涛当日的境遇，可能比中唐时破国的王孙还要悲惨。因为明代朝廷的恢复已是无望了，即使他愿意卖身为奴，试想，有哪一家主人敢冒风险，肯收留他呢？于是，命运迫使这位金枝玉叶走向一条狭仄的通道：出家当和尚。

“兵尘不上七条衣”，出家的和尚安全有了保证，但是，这是形式上的保证。对于诛杀朱明皇族子遗的态度，一批明朝的降将比他们的新主子态度还要凶狠，还要坚决。吴三桂就提出过“黜尽根株，一劳永逸”八个大字，即使是逃出国界到了缅甸的朱姓子孙，也要诱回来捕杀。这样，石涛的前半生一方面披着袈裟，一方面仍要防刀斧之祸。所以，他们的行踪忽东忽西，长时期又避居深山，所以，石涛讳言身世，害得今人还不能准确地弄清他的来龙去脉；所以，石涛作画用的名字极多，待在南京一枝寺，就叫枝下僧；待在山里，就叫济山僧；可问可不问的事不问，就叫瞎尊者；佛经念多了，又称小乘客；到了胸中的怨愤难平时，则称苦瓜和尚了。

和尚的一股不平之气，集中表现在他的画上。几十年来，别人忙于饮食男女，这个时间他省下来用于领略名山大川了；几十年来，别人争逐于名利之场，这个时间他省下来用于潜心作画了；几十年来，别人用于参禅悟道，这个时间，他应付一点，却运用禅理来揣摩他的画理了。他的画一旦与世人见面，迥然不同流俗，惹得南北震动；他的画理一旦问世，一时万人争传。在 50 岁左右年纪，他应友人之邀，沿漕河北上京师。路过扬州时，被这座运河之滨日益繁盛起来的淮左名都吸引了，便暂时在天宁寺挂锡。

二、神笔震动了扬州

扬州有八大名刹。八大名刹中，最著名的又是拱宸门外的天宁禅院。传说这座寺院原是晋代谢安守扬州时的住宅，后来舍宅为寺了。寺中伽蓝七堂规模宏大不必说了，就说大雄宝殿两侧的东西耳房也一眼望不到头。游方僧侣、文人墨客到了寺里，大都就在耳房下榻。当家的老和尚知道石涛的画名，便问石涛：“扬州景物，法师以为有何特色？”石涛说：“唐人云：园林多是宅，车马少于船。果然如此。”老和尚说：“扬州尚缺一景，不知法师可曾注意？”石涛说了一个字：“山。”老和尚笑了：“真是慧眼慧心。法师能不能为寒寺留点墨宝，也算是补偿扬州的无山之憾。”石涛颌首。老和尚看看石涛：“不敢多劳。殿侧耳房，一房一幅。”石涛的眉头微微耸动一下，又点点头。待他走到屋外，东边数数，西边再数数：东边 36 间，西边也是 36 间。

善于画山的画家，扬州也有。可是要画 72 座山峰，展现 72 种面貌，这样的画人别说扬州没有，大江南北也很少见。再说，石涛在宣城、南京经常讥笑当今皇室的山水画家，自称“我用我法”，那么，请你画 72 座山峰，既要峰峰各异，又要能峰峰都有别于皇室画家，看你有多大能耐。如果 72 峰中有若干雷同，如果 72 峰中有几幅用上了画院画家的笔法，那么，南来的画僧就成了扬州人嗤笑的对象，流传的一本《画语录》不过是夸夸其谈。天宁寺的老和尚虽说是出家人，但是他为歧视石涛的宫廷画人所指使，也算是用尽了机关。

石涛和老和尚约定，他一日一幅，要画 72 天。他约天宁寺僧和扬州画坛诸家到第 73 天的清晨来看画。待到第 73 天，一批人一大早就聚拢在一起，想看石涛的笑话。可是众人才出拱宸门，只觉晨雾迷漫，河上、城边、寺外、寺内处处都是白茫茫一片。越是靠近寺院，那雾气越浓，连对面僧俗都显得隐隐绰绰。闻闻气味，在西南住过的人说，仿佛如山岚，这种现象在扬州从来没有出现过，真是奇怪。更奇怪的，是诸人过了天王殿，只闻飞瀑之声不绝于耳，可是四处寻觅，大雄宝殿前的佛院内除了几株银杏以外，别无所有。后来人们才发现，这一切均来自耳房。原来，每一间耳房里都挂了一张石涛的画。72 峰，

峰峰不同不必说了，那山峰间有一股氤氲之气，从画面透出，汇为一天晨雾；那峰间的溪水流动，又汇为与晨钟相间的哗哗的水声。看画的人，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没有一个人不在心底佩服这位大和尚真是神笔。

这是传说。传说是有根据的。石涛画山水，善于用墨，重视表现氤氲之气，赋予山林以生命。他在黄山观察多年，为朋友画过72峰，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胸中有千山万水。他的挚友梅清曾经形容和尚的画说：

天都之奇奇莫纪，我公收拾奚囊里。掷将幻笔落人间，遂使轩辕曾不死。我写泰山云，云向石涛飞；公写黄山云，云染瞿劬衣。白云满眼无时尽，云根冉冉归灵境。②

他到扬州来初试身手，就带来了氤氲之气，使得扬州沉闷的画坛为之倾倒。

三、秘园之会

在扬州，石涛参与了一次秘园之会。在这次会上，石涛的烟云之姿给扬州士人，特别是给会议的主事者八个字的印象，这就是“可望难即，道味孤高”。③

这样的印象和石涛的一贯为人是未必切合的。石涛长期养过一只猿猴，但他绝不是只与猿鹤为伍的隐者。他在宣城、在南京结交过许多僧俗至交，他是一个感情极丰富的人。除了前面提及的梅清以外，“闲携卮酒夜移船”，与“宣城四子”及“南社诸人”都是莫逆。在宣城的朋友，不仅是布衣，也还有文章太守，他交友也并不以朝野舍取。即至住持长干一枝寺，结交的朋友更多，诗人屈大均就以女萝与松树的关系比喻他们的友谊，可见这位大和尚尽管深谙禅理，却决不是“无去无来，无住无往”的心体俱寂、万事皆空的人。他到扬州来，所以显得“道味孤高”，自然有他的具体原因。

秘园这地方在扬州北郊，属当日与会者的住宅园林，确址今日已不可考。与会者都是当日四方名流，其中有南京的龚贤、杜浚，江都的吴园茨、卓子任、闵宾连弟兄、瓜洲的陈鹤仙等。主事者则是山东的孔尚任。有姓名可考的约30人。因为与会者籍贯广及八省，又称“八省之会”。石涛在这里的会上显得落落寡合，看看会上留下的诗文便可猜详。

秘园之会留下了沾有官气的诗。孔尚任的诗说：“北郭名园次第开，酒筹茶具乱苍苔。海上犹留多病体，樽前又识几多才。蒲帆满挂行还在，似为淮扬结社来。”这首诗把作者的身份、此次奉命南下滞留邗上的使命都点明了，特别是对座中诸贤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。孔尚任日后以《桃花扇》蜚声文坛，但此时则显得很不成熟，也就难怪石涛对他显得十分轻藐，“可望难即”了。

秘园之会也留下了针砭时弊的佳作。龚贤诗云：“十里旧倡家，空留几片霞。野田埋战骨，山鬼种桃花。暂触兴亡感，翻为古今嗟。吾生多不遇，此地正繁华。”此地为隋炀葬身之所，此时距“扬州十日”的大悲剧的发生不过40余年，这里今日又是遍地桃花了。石涛与龚贤也是莫逆，但他没有和诗，只是表现出一派“道味孤高”的印象。这一点孔尚任是不能理解的。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毛重倬等坊刻选文案，受到法办；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庄氏明史稿案，死72人；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沈天甫等人的诗集案，诸人被斩绝，都涉及明代遗臣。作为明代宗室的后裔，是不能不有所警惕的。

在这次会上，石涛给孔尚任画过一把扇子。但是这位孔圣后裔，康熙亲自擢拔的才子不够满足。他理解石涛的艺术是“笔笔入悟，字字不凡”，但是对于和尚为什么“道味孤高”有些茫然。他想请石涛为他画几幅册页又“不敢经请”，怕碰钉子，表现了一种惶遽状态。

四、行行住住，我行我素

康熙二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三月辛未，皇帝南巡，在扬州平山堂接见了石涛。

康熙见石涛，扬州民间有一种传说。传说说：康熙二十八年，有一位专收释画的商人来到扬州，到各寺院以重金收购僧人的山水佳作。当日扬州寺庙三百余座，数日之间，许多寺庙都有释画请商人过目，商人看了，也都一一摇头。后来，商人携来一幅释画，画面朦胧

隐约，萧瑟荒疏。诸僧所画均与此幅不同。商人说，求访的便是作此画的画僧。识画的说，这不是粤西和尚石涛的手笔么！又说，此人住锡扬州，不妨到天宁寺去找他。商人赶到天宁寺，查明了手中的画果然是石涛的作品，于是变下脸来，命令从人捕杀了石涛。原来，这位商人便是乔装的康熙皇帝，他在南京看到石涛的画，心中十分不满。别人的山水画色泽艳丽，花木葱茏，唯有他的山水画不是奇山怪石，便是一片萧索景色，断定他画的是“山河蒙羞”，对圣朝不满，所以要置他于死地。

民间的传说与历史的真实似乎大相径庭。其实，传说反映着历史的本质的真实。

历史的事实是：康熙于南京一枝寺第一次接见石涛以后，于扬州平山堂又第二次接见了石涛，而且优礼有加。④皇帝见了石涛，记性很好，直接唤了和尚的法名，而且称赞上人是他所了解的道忞和尚的真传。重佛重文，表现了圣聪的睿智。而石涛呢？把这一切写在一首律诗里：“甲子长干新接驾，即今己巳路当先。圣聪忽睹呼名字，草野重瞻万岁前。自愧羚羊无挂角，那能音吼说真传。神龙首尾光千燄，云拥祥云天际边。”甲子，即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；己巳，即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。一个草野，一个神龙，似乎将一个山僧对于圣君的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但是，民间并不承认清廷对于石涛的尊重是出自内心的。迄今为止，人们还没有发现清内廷藏过一张石涛的画。（严格地说，只收藏过半幅，即与王原祁合作的一幅。）康熙六次南巡，重要目的之一，便是安抚江南，笼络汉人。康熙两次接见石涛，与其说是由于石涛禅学与画艺，毋宁说是由于石涛的出身和他在士民中的影响。以山水画论，朝廷欣赏的，是四王的潜心临摹，刻意求真，不越雷池一步，决不是欣赏石涛这样强调写情写神，自辟蹊径的画风。所以民间传说中清廷必以捕杀石涛而后快，我以为这是多少反映了历史的本质真实的。

石涛呢？石涛是象伯夷叔齐一样，采取和新朝彻底不合作的态度，表现着一种硬骨头精神呢？还是学他的老师旅庵的榜样，到紫垣的万善殿去住锡，然后“帝庭归来领岩竇”，成为有皇廷支持的一代禅宗呢？从当日历史的现实看，这两种设想都是不现实的。我们不能以琐儒陋士的眼光衡量石涛。己巳之年离清军入关已经44年了，清廷以中华共主的身份施行统治，大批汉人业已参与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，事实已告诉世人，康熙的统治较之明王朝的晚期统治有益于国计民生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石涛如果依然不为所动，那么，他对长江两岸的人民所反映出来的情绪与要求也显得过于冷漠了。另一方面，要清廷十分抬举他，象抬举四王山水那样抬举他的《画语录》、他的画艺，那也显然是臆想。他的《画语录》针对主流派的画风，独树一帜，公开宣战，有许多激忿之言，能够希冀自己所攻讦的对象对自己施以剩杯残羹吗？石涛的态度，正如他在自题小像上所说的那样：“要行行，要住住，千钧弩发不求免。”他不顾世俗的讥评，当北方的朋友邀请他，他便“乘风入淮泗，飘来帝五州。”他在京师一带，游历三年，结交了朝堂中雅爱文墨的高层人物，其中有大司寇王辰狱，大司农图氏及其公子，落职云南巡抚张霖、辅国将军博尔都等人。游历了慈源、善果诸名刹，忽然间，又“三年无返顾，一日起归舟”，又返回到了扬州。这一切都合乎禅宗的宗旨。这正象一位唐代高僧说的：“有缘即住无缘去，一任清风送白云”。

禅学以无是无非为大道，以一切皆空为依归，石涛的“不求免”之说，正是带有这样的禅味。其实，考之石涛游踪，当日大和尚是有所追求的。第一，他的北行可以遍览帝京文物，这对于南宗画家至为重要。当日交通阻隔，南北画风迥异。有机会北行，广开眼界，对于和尚日后画风的变化，大有裨益；第二，游历北国名山大川，可以拓宽绘画的题材；第三，在张霖的闲居堂得以结识南北名流，以资相互切磋。

五、北湖之行

石涛南返，约在花甲之年。这一把年纪，四处飘泊不适宜了，需要有个安静的栖息之所。他出生粤西，可住桂林；壮游皖南，可住宣州；住持过长干里一枝寺，可住南京。但是，他选中了扬州。不但看中了住地，还看中了墓地。他定居扬州的时间始于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，一住就是十余年。直到他进入他为自己画好墓门的那片穴地。

石涛定居扬州，一方面因为扬州是当日交通枢纽，商业日渐繁荣，富商热衷于藏画者日益增多，因而书画市场十分活跃。这种活跃，还不同于北京、南京那样一些政治中心，这里的艺术观念比较开放，正统画派在这里的力量相对地说比较薄弱。“闲写青山卖”，和尚的画在这片土地上有大批的买主，这样也就有了衣食之源。又一方面，还因为扬州有一大批石涛的朋友，其中比较要好的两位，一个是旧交卓子任，一个是新交吴园茨。这样，晚年的石涛可以得到朋友的照应。

卓子任当日在收集明遗民诗，经常出入北湖一带。吴园茨嫌市区喧闹，已从南城粉妆巷迁居到黄子湖的湖滨。这样，石涛得便访友并畅游北湖，在他的一生中留下难忘的印象。所谓北湖，是扬州北郊的黄子湖、赤岸湖、新城湖、白茆湖、朱家湖的统称，再往北去，便是烟波浩渺的珠湖了。北湖一带，“一亩秋收谷数钟，里湖水与外湖通”，水在路边，路在水中。湖里的路也常变化，“朱家湖水路漫漫，忽较春时十倍宽”，到了夏天，路也变成了湖。石涛走在湖畔的太平圩上，只觉得水雾濛濛，水天一色，堤树冈峦，若隐若现。后人曾经把这一带的风光与石涛的画连在一起，说是“太平圩似石涛图，杨柳沿堤一万株”。早年石涛的艺术灵感得益于黄山，晚年石涛的画得益于扬州的湖光水色，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。⑤进了吴园茨的湖西山庄，迎面就看到吴梅村的一副对联：“官如残梦短，客比乱山多。”地点虽隐僻，但往来文士甚多，北湖一带，多的是明末隐居移民。其中有“竹西十佚”，有学问人品俱佳的王玉藻父子。在朋友的陪同下，石涛畅游北湖。有时湖西极静，“采菱舟过湖风暖，时见波心白獭眠”；有时村景如画：“榴花红断竹篱房，早稻青青豆荚黄”；有时观渔人自得其乐：“黄珏桥头夕照微，渔翁收网捩船归。到门笑向妻孥说，雪白鲢鱼尺半肥。”石涛只觉得处处都有画意，都有禅机。

然而，石涛已碰过许多钉子。王玉藻明末进士，在湖中躬耕，任何人见他，他都是仰首不答；他的儿子王方魏学问渊博，但是一辈子不入郡城，不授徒，不游，不与别人酒食往来。还有位张元拱，自比鲁仲连，国变后不见外人。和尚拜望他，他连夜乘舟到湖中去了。和尚总以为自己的性情够怪的了，想不到天下竟然还有这么多怪人。于是，北湖的湖水使他联想到一个字：涂。从此，他又多了一个别号：大涂子。

六、河下的巨画

和尚在城西找了一块地皮，请人砌大涂草堂。草堂还未动工，城东的朋友便来请和尚到河下去，那边有处幽静的大树堂，就请和尚在大树堂作画、写字、做诗、治印。石涛的书画有署款“于大树堂”“大树下”“于河下”的，就创作在这一段时间。出面邀请的是朋友，背后出银子的是盐商。当时的扬州是苏、皖、赣、湘、鄂、豫六省官民食盐的集散地，各省的商人云集扬州。运河北来绕城向瓜洲流去，城里东南沿河一带的地方叫河下，商人们大都聚集在河下，忙着游宴、贸易。商人中也不乏风雅之士，许多人也与和尚交上了朋友。

当日石涛的名气很大，南北画坛侧目。特别是他的《画谱》在画界传抄，引起大哗。⑥据说，宫廷画苑曾经请过几位很有学问的士人，到大树堂来和石涛谈禅论画，都一一被石涛说得哑口无语。后来，他们要极有学问的师兄来诘难石涛。师兄说：“读上人《山川》之章，说山川脱胎于上人，上人脱胎于山川，不知何解？”石涛说：“便是我从山川得其画，山川从我画中出。”那师兄狡黠地笑了，他指指壁上一幅石涛的画稿，又指指门外一大块乱石说：“请问上人，山川能从这画面里出来么？”那乱石是盐商运盐返程时，为了压船，从长江沿岸各省运回的。石涛沉吟片刻，说：“能！”

没有多时，在石涛的指点下，建造了一座“万石园”。《扬州画舫录》的作者李斗曾亲见过万石园。这园子过山有屋，入门见山，使人有误入深山之感。石头的堆砌又极精巧之能事，大小石洞数百。过山以后，有樾香楼、临漪栏、援松阁、梅舫诸多胜迹。因为用石逾万，故名“万石园”。可惜的是，这座园子今天已不复存在了。

诘难的师兄傻了，他便请出年逾古稀的师父。师父翻翻画谱，问石涛：“上人在《一画》之章说，亿万笔墨，始于一画。那么请问：万石之园，是不是始于一石？”石涛说：“无一不成万，无万不成一。”师父哈哈大笑：“大和尚以万石造园，不算本事。如能以片石造园，才能叫老衲佩服。”石涛想想：“试试看吧。”

不久，石涛带领匠人，建造了“片石山房”。这是一座倚墙而立的假山，奇峭逼人，俯临水池，下有石屋，运石浑成，符合山房命意。这座假山至今尚存，被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称为“人间孤本”，是在今日扬州还可以看到的石涛的河下巨画。

师父只好摇摇头，最后，从深山中请出了他们的白须过胸的师祖。师祖翻翻石涛的画谱，问石涛：“拈诗为画，画必随时，这是上人《四时》之章的要旨么？”石涛说：“画即诗中意，诗为画里禅。”师祖说：“和尚作画，区分四时，并无难处。运石迭山，这《四时》之章就不适用了。”石涛笑道：

“贫僧迭山，源于画理，岂有不适用的？”

于是，扬州又出现一处“个园”。⑦这是按石涛画稿改造的园子。园中分别用笋石、湖石、黄石、石英石迭成表现不同季节、不同色泽、不同形态、不同情趣的四组假山，“春山淡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多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。”⑧庶几可以形容。于是，师祖也只好哑口无言了。个园今日仍在。游园时听听这些民间传说，还是饶有兴味的。

七、大涤堂的影响

大东门一带，和拱宸门外的天宁寺连在一起，在晋代，都是谢安的别墅。时光流逝，这一带拦腰建城，城里城外都挖了市河，除了几棵千年银杏以外，其余都难寻当日遗踪了。在清代，这里除了规模宏大的天宁寺外，真武庙、火星庙、弥陀寺、昙花庵、准提庵、九莲庵、小司徒庙也沿河延绵不断。临河的建筑，大都是青瓦黄墙，清晨傍晚，但闻木鱼清磬，钟鼓声声。梵宇中也有一座新砌的草堂，倚林傍水，粉壁轩窗，藤蔓绕屋，满径丛花。船过堂边，听不到堂内诵佛，但闻一位粤西老和尚或歌或吟。这便是石涛晚年居住的大涤堂。⑨堂是和尚临水自建的，在这里完成了他艺术巅峰时期若干画幅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岁届乙酉，这一年的端午，堂内觥筹交错，欢笑声喧。按照扬州习俗，老朋友们、生徒们带来了米酒，带了粽子，也带来了市上新见的诗词刻本，来给老和尚贺节。老和尚高兴，关照铺纸磨墨，画了一幅“五瑞图”。画成，题道：

亲朋满座笑开眉，云淡风轻景物宜。

浅酌未忘非好酒，老怀聊乐为乘时。

堂瓶烂漫葵枝倚，奴鬓鬅髻艾叶垂。

见享太平年七十，余年能补几篇诗。

这首诗的下面写了一段跋语：“清湘遗人乙酉蕤宾于大涤堂下。”蕤宾，即五月。这段跋语，是后人判断石涛生年的依据，也是争论的焦点。

在石涛作画时，有一位少年，一边磨墨，一边悄悄地观察老和尚的运笔。他长得清瘦，十分颀颀。老和尚下笔时，他的神情总是十分专注。八怪之一的高翔这一年正好18岁了。说到高翔，自然就要说到石涛的卒年了。乙酉后二年的丁亥七月，石涛病腕，以后署年的作品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了。病腕，也许是微恙，也许致命。定他卒于“1707？”是适宜的，这是一个一时无法擦去的问号。在平山堂一带，也早已请人挖好了生圻，入土以后，

高翔每年都去祭扫。高翔作山水，张庚在《画征续录》里评论他是“参以石涛之纵姿”，大概乙酉端午，正是在揣摩石师是如何在表现天地万物的那种郁勃之气吧。

高翔在乙酉之年 18 岁，郑板桥则是 13 岁。13 岁的板桥还在兴化的学塾里读书，不过他后来见到石涛的画，则心折不已。他在题跋中说：“石涛和尚客吾扬十年，见其兰幅极多，亦极妙。学一半，撇一半，未尝全学。非不欲全，实不能全，亦不必全也。”这叫做大家学大家。板桥慨叹“甚矣，石公之不可及也”，一方面又说“不必全也”，这就叫用石涛的态度学习石涛。板桥终究是板桥，而不是仿石涛、小石涛、假石涛。

李鱣年龄大些，乙酉之年 20 岁了。那时候他正忙着考举人，到扬州来会不会有功夫到大东门去拜望石涛？后来他说：“八大山人长于用笔，而墨不及石涛。清湘大涤子用墨最佳，笔次之。笔与墨合作生动，妙在用水。余长于用水，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，甚矣笔墨之难也。”“八怪诸人中，李鱣是相当高傲的一个。他极佩服石涛，不仅是技法，而且特别是在画风方面。至于金农诸人，乙酉之年尚未来扬州，石师画风对他们的影响，这里不再罗列了。

石涛——扬州八怪——，这条线在延伸下去。延伸到现代，那就要数到齐白石与张大千了。齐说：“下笔谁叫泣鬼神，二千余年只斯僧。焚香愿下师生拜，昨夜挥毫梦见君。”至于大千，则自称爱石涛、慕石涛、学石涛的。300 年一部画史，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我们还是去平山堂的后山，看看石涛的遗踪吧。荒草漫漫，坟莹已不可寻，不过画中表现的氤氲之气永在。生发之机，充斥天地，循环流动，如雾如烟。正是这股氤氲之气，孕育了后来的八怪，形成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奇观。

注：

① 石涛的生卒年代，傅抱石先生《石涛上人年谱》认定为 1630-1707；郑拙庐先生《石涛系年》认定为 1636-1707；《文物》1979 年 12 期专文认定为 1642-1707。新版《辞海》从《文物》说，列为 1642-约 1708。作者按所接触资料，以为列为 1636-1707 为宜。

② 转引自郑拙庐《石涛研究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61 年版。

③ 见孔尚任《湖海集》卷十三。

④ 康熙二次南巡经过扬州情形，《康熙起居注》记之甚详。康熙接见石涛情况，石涛诗画中，有明确记述。

⑤ 当日扬州北湖遗民情形，孙静庵《明遗民录》收罗具体，可以参看。

⑥ 石涛《画语录》的影响，石涛作品与“四王”作品的差别，潘天寿先生有精到论述。可参看叶尚青《潘天寿论画笔录》。

⑦ 个园及片石山房，目前均已修复。个园及片石山房所在的何园，均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朱江先生《扬州园林品鉴录》（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0 年版）对这两处园林及已毁之万石园的艺术风格，均有描述。

⑧ 见郭熙《林泉高致》。

⑨ 大涤堂在扬州城西大东门一带。具体地理位置，文物管理部门正在查证中。

附：清·李麟《大涤子传》

嗟乎，古之所谓诗若文者创自我也，今之所谓诗若文者剽贼而已！其于书画亦然。不能自出己意，动辄规模前之能者，此庸碌人所为耳，而奇士必不然也。然奇士世不一见也。予素奇大涤子，而大涤子亦知予欲以其生平托予传。或告以东阳有年少能文，大涤子笑曰：彼年少安能传我哉！遂造予而请焉。予感其意，不辞而为之传。曰：

大涤子者，原济其名，字石涛，出自靖江王守谦之后。守谦，高皇帝（朱元璋）之从孙也，洪武三年封靖江王，国于桂林。传之明季声京失守，王亨嘉以唐藩（朱聿键）序不当

立，不受诏。两广总制丁魁楚檄思恩参将陈邦传率兵攻破之，执至闽，废为庶人，幽死。是时大涤子生始二岁，为宫中仆臣负出，逃至武昌，剃发为僧。年十岁，即好聚古书，然不知读。或语之曰：“不读，聚奚为？”始稍稍取而读之。暇即临古法帖，而心尤喜颜鲁公。或曰：“何不学董文敏，时所好也！”即改而学董，然心不甚喜。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。楚人往往称之。既而从武昌道荆门，过洞庭，经长沙，至衡阳而反。怀奇负气，遇不平事，辄为排解；得钱即散去，无所蓄。居久之，又从武昌之越中，由越中之宣城。施愚山、吴晴岩、梅渊公、耦长诸名士一见奇之。时宣城有书画社，招人相与唱和。辟黄巖道场于敬亭之广教寺而居焉。每自称为小乘客。是时年三十矣。得古人法帖，纵观之，于东坡丑字法有所悟，遂弃董不学，冥心屏虑，上溯晋魏，以至秦汉，与古为徒。既又率其缁侣游歙之黄山、攀接引松，过独木桥，观始信峰，居逾月，始于茫茫云海中得一见之，奇松怪石，千变万殊，如鬼神不可端倪，狂喜大叫，而画以益进。时徽守曹某好奇士也，闻其在山中，以书来丐画，匹纸七十二幅，幅图一峰，笑而许之。图成，每幅各仿佛一宋元名家。而笔无定姿，倏浓倏澹，要皆自出己意为之，神到笔随，与古人不谋而合者也。时又画一横卷，为十六尊者像，梅渊公称其可敌李伯时，携“前有龙眠”之章，赠之。此卷后为人窃去，忽忽不乐、口若喑者几三载云。在敬亭住十有五年，将行，先数日，洞开其寢室，授书厨钥于素相往来者，尽生平所蓄书画古玩器，任其取去。孤身至秦淮，养疾长干寺山上，危坐一龕。龕南向，自题曰：“壁立一枝”。金陵之人日造焉，皆闭目拒之。惟隐者张南村至，则出龕与之谈，间并驴走鍾山，稽首于孝陵松下。其时自号“苦瓜和尚”，又号“清湘陈人”。住九年，复渡江而北，至燕京，覬天寿诸陵。留四年，南还，栖息于扬之大东门外，临水结屋数椽，自题曰“大涤堂”。而“大涤子”之号因此称焉。一日，自画竹一枝于庭，题绝句其旁曰：“未许轻栽种，凌云拔地根。试看雷震后，破壁长儿孙。”其诗奇峭惊人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大率类此。

大涤子尝为予言：生平未读书，天性粗直，不事修饰。比年，或称“瞎尊者”，或称“膏肓子”，或用“头白依然不识字”之章，皆自道其实。又为予言：所作画皆用作字法，布置，或从行草，或从篆隶，疏密各有其体。又为予言：书画皆以高古为骨，间以北苑、南宫，淹润济之，而兰菊梅竹尤有独得之妙。又为予言：平日多奇梦。尝梦过一桥，遇洗菜女子，引入一大院观画，其奇变不可记。又梦登雨花台，手掬六日吞之。而书画每因之变，若神授然。又为予言：初得记荊，勇猛精进，愿力甚弘，后见诸同辈多好名鲜实，耻与之传，遂自托于不佛不老间。

嗟乎！韩昌黎送张道士诗曰：“臣有胆与气，不忍死茅茨。又不媚笑语，不能伴儿嬉。乃著道士服，众人莫臣知。”此非大涤子之谓耶！生今之世而胆与气无所用，不得已寄迹于僧，以书画名而老焉，悲乎！

李子曰：甚矣，人之好疑也。大涤子方自匿其姓氏，不愿人知，而人顾疑之，谓：高帝子孙多隆准，而大涤子准不隆。不知靖藩，高帝之从孙也。从孙而肖其从祖者，世盖罕焉。况高帝子孙亦不尽人人隆准也。汉高隆准，光武亦隆准，至昭烈，史止言其垂手下膝、顾目见耳，而不言其隆准。然此皆天子耳，尚不尽然，又何论宗室子乎？即此可知大涤子矣！而人顾疑其不必疑者，何哉？

《虬峰文集》卷十六